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蠡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趾

詩疑叙

詩疑者，何以命也。知疑之可以
進於明，自信之終於暗也。余嘗
讀書，每有所疑，不能忘于懷，索
之書，質之人，思所以明之，夜以



繼日必得之而後止焉於其所
不疑則不然他日披覽之次偶
然於其所不疑者得古人之言
異我所素意而有所闡發在焉
則始悔其初不疑者之大可疑

而不蚤疑之也於是竊謂非獨
當疑其所疑并其所不疑亦當
疑之庶幾可以進於明而不終
於暗也讀詩之次徧閱諸說遭有
所得則隨而錄之積以歲月終

成卷悞未敢以自信命之以
物者亦欲并其所疑與其所不
疑常物之索之書質之人庶幾
發明其所疑以及其所不疑也
是為序

天明癸卯仲秋日

叢桂主人岡井原稿



編意四則

一凡釋詩以朱氏為良以其廢序而不取也夫漢三家不可復見韓詩雖存僅外傳已未足以識其學也自河間獻王高毛學也毛詩獨存焉鄭氏孔氏皆從毛者也唯其信序甚過詩寧使詩不能為詩不欲使序不能為序於是矯辭奪意委曲以求合于序風人之旨遂微悲哉朱子生千歲之下能斷然于靡之而後詩得其為詩序不得復與詩並行風人之旨得傳于千歲之上其功偉矣故余嘗於諸釋詩者獨表朱氏以為良者為是故也

一學古

古為先訓詁不正古言不明古言不明何以能

古未遠古言猶存

以朱子亦多仍

以為已說擅遷就

訓者間有烏而玉
今舉朱子之說具
也
診可以明古人之
鄭之好禮朱子之
之膠柱鼓瑟豈能
毛簡故其過尤少

合人聲勢是其所以

皆不與有通也

鄭頗繁故其過稍多至朱子則煩辭冗語鎖細不遺必盡所
言而後止加以其用意比他所注書較踈故其過尤多余
敢不料鄙陋具論其得失後之學者或有取矣

一明季有何玄子先生者著詩經世本古義其書據孟子論其
世之言以為旨遂取三百篇以世次為叙不拘篇次廢序列
作小引多所發明但詩之世多不可審以故牽合亦居半而其
用意之精不在漢唐諸儒之下於諸儒之說莫所不錄從斷
以已意讀詩者址焉取之何所不有而其書此方未刻華本
罕有餘前送

先公在

均書賈從京師携來其價頗貴無力能收遂言

知古哉

雖簡鄭箋雖怪要之其時去古未遠古言猶存
焉故其所為訓詁皆傳受之說大抵不可改朱子亦多仍
之唯其學不師古自信過厚遂奪于二氏以為已說擅遷就
改易於其間則以其理學家之言大失古訓者間有焉而玉
石之相揉誰能不眩是^其不可不辨者也故今舉朱子之說具
注所出雖一字之異不敢舍者以昭古訓也

一讀古書者宜虛己以聽古庶幾乎古言不謬可以明古人之
意唯夫有所好者不能虛己如毛之好^詩序鄭之好禮朱子之
好其理學所好雖異其不能虛己一也譬之膠柱鼓瑟豈能
合人聲哉是其所以皆不免有過也唯毛簡故其過尤少

鄭頗繁故其過稍多至朱子則煩辭冗語鎖細不遺必盡所
言而後止加以其用意比他所注書較踈故其過尤多余
敢不料鄙陋具論其得失後之學者或有取矣

一明季有何玄子先生者著詩經世本古義其書據孟子論其
世之言以為旨遂取三百篇以世次為叙不拘篇次廢序列
作小引多所發明但詩之世多不可審以故牽合亦居半而其
用意之精不在漢唐諸儒之下於諸儒之說莫所不錄從斷
以已意讀詩者坳焉取之何所不有而其書此方未刻華本
罕有余前送

先公在

尚書賈從京師推乃來其價頗貴無力能收遂言

諸

公、欣然以為府藏、尋賜借覽、於是沈潛讀之、旁參于諸家、
凡五歷寒暑、始能成此書、實
先公之賜也、錄以幸其遇合、

岡井為識

詩疑卷之一

岡井為著

總論全經國風雅頌

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
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烏、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鄭樵云、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
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
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過、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用
如斯等語、亦不悞也、胡為刪之乎、塙有茨、桑中等語、至悞、又胡為而
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人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李

札聘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有無加損也刪之說漢儒孔安國倡之文中子極筆載之萬按詩當夫子之時為天下公器上自天子下至列國士大夫其祭祀會同朝聘燕饗所以薦神明通彼我者莫非是物矣夫子雖聖不得位何以得動天下之公器而刪之乎意漢之時專門之學各守其經欲使之必出于夫子之手以尊張其學此所以有刪詩之說也若乃所謂臬正雅頌得所者蓋魯所得詩故有錯誤雅頌或失其所故夫子博考之他邦特正而復舊耳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蓋得之矣

又按家語本姓解云孔子生於魯

周先王與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運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曲訓後嗣以為法式是家語亦有刪詩之語

何楷世本古義原引云漢興有魯齊燕三家之學皆列學官

遷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按魯詩弟子

顯者為孔安國章玄成王式嬰遂齊詩弟子顯者為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韓生即韓太傅名嬰魯最先顯當

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齊最先亡隋志云

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魯詩出于浮丘伯浮丘

伯者荀卿門人也齊燕不知所從受而韓氏之學乃自謂其詩

不知易深班固藝文志云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同殊然歸一也孝宣時詠即韓生以

易微曰魯授韓詩孟堅揚扞三家許魯為近之

咸非其本義與不最後毛公詩出稱得于子夏不與三家同以

授毛萇然其本亦出荀卿云毛公名亨或云魯人或云河間人

子授薛倉子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陸璣云

子夏傳魯人魯申傳魏人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根年子根年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初學記

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

毛公萇為傳至衛敬仲有序行世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

詩宏後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鄭樵云漢

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

之序有魚未可知詩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

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後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

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序之學盛行

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說

非也序有鄭注而與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

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

小序作于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字蓋出于

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

而為之也或者又曰序之文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為曰使宏

鑿空為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意

程折謂大小序
與朱子所謂大
小序異

者毛氏之詩歷代論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

有專取諸書之夫至數句者有襍取諸家之說而辭不登決者

有委曲宛轉附注以成其義者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

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

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朱子云儒林傳以為衛宏作

毛詩序然鄭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蓋諸

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程大

昌云古序之與大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攻者凡詩祭序而語

如開雅台如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而語以外傳而

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詩又

無明證則第能知附詩詞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

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

事也每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

鄭康成氏遵暢毛旨特為之箋鄭樵云箋之為言魏晉所以

居師之禮待又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矣呂祖謙云左

毛故特稱箋又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三家遂廢矣呂祖謙云左

與毛氏合歐陽修云毛鄭又著有詩譜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

氏序與孟子說多合鄭又著有詩譜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

鄭又著有詩譜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

譜序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

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水茅以立斯譜。欲知原流。清濁之所
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
觀之。此詩之細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
篇明。於力則難。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自後言詩
者。不越毛鄭為宗。至宋諸儒。間用己意有所發明。而朱子集傳
多不取小序。及二氏之說。其書簡徑易曉。讀者便之。於是古學
益微。近世又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意覬與毛傳並行。
然撥拾淺陋。有識哂焉。

又云。若夫權訓詁。則鄭漢鄭玄孔唐孔穎達之功。決不可誣。

課進修。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

又論雅頌云。近代相傳有託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者取小雅
大雅而各三分之。其一曰小雅。其二曰小雅續。其三曰小雅傳。

大雅亦然。蓋本于夾漈雅有正變之辨。而暗取東萊呂氏衍鄭
孔之說。又子貢傳。但有周南二頌。而取魯頌。詩襍幽詩為魯
風。夫風頌異休。頌何得為風。此後世淺儒所偽託。豈足信哉。
為按禮王制。載天子巡守之禮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則
國風者。列國民風之詩也。後人務張大其義者。非矣。

陳際泰云。國有風。而天下無風。者立於外而觀之。因以名之
者也。人有謂晉之俗儉。吳之俗佻。楚之俗慄者。吳未聞有曰天
下之俗。或儉或佻。或慄者。天下未嘗外此而合而歸之。則其途
襍。既不可專。皆以為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又誰從其外而觀
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之風者。必其與我異。又立於其

外者也。故殷立於夏之外，則曰夏尚忠；周立於殷之外，則曰尚質；後世立於周之外，則曰周尚文。而中國立於夷狄之外，則曰夷狄之俗貴壯而賤老。何者？以專指之，以外名之，勢固然也。故諸侯之詩，名之為風，而天子之詩，名之為雅。為頌，然而周頌鬱而奧，即周之政事好尚見焉。魯頌從而肆，即魯之政事好尚見焉。商頌簡而明，即商之政事好尚見焉。獨非風歟？曰：此所謂以專指之，以外名之者也。

南程大昌云：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所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

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至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又云：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襍取，無擇至，攷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絲、庚、鵲、巢、射之秦、駒、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

陸深云：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莞曰小雅，莞有鐘曰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為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聲，而以名義求，非詩之全體也。

何楷云諸說皆本鄭箋正變之論而夾漈鄭氏獨以為不然其言曰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乎不可易也

黃佐明人字才伯

黃佐云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

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競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後例能歌也秦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即杜夔老矣又不肄習所得于吾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大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謂惟鹿鳴一篇每此旦大會太尉奉命羣臣行礼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二歌鹿鳴

之三而用笙入三終以贊之然後間歌合樂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無所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鹿鳴一篇又絕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萬按世說甚是矣但以詩為仲尼所編者則未是也

萬按詩人之於情猶莊周之於理與情虛也虛者難以喻故不得不假事以實之以發之也古人在莊周之言目之以為寓言特不知詩亦寓言也故凡陟岵送野采蘋采芣之類皆為虛設之言讀詩者已得其情則宜畧其可也乃始為以辭不害意矣從前諸儒說詩不知其為寓言故多拘泥不通殆使人發笑

國風一

集傳謂之風者至是以物也刪說為正風刪說為變風同上變風備

親省而垂盜戒耳刪說

萬按禮王制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則國風者列國民風之詩也朱子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是也而謂之風者以下至足以動物也乃仍本序說風化風刺之意非也

朱子云舊說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鄭夾漈云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亦可信也詳見

又云備親省而垂盜戒耳太宰純云夫懲惡勸善者春秋之旨

却借云謂此為凡之正徑所以至下也

春說見

也仲晦乃以是說詩豈不謬哉為按朱子初懲之說本邦玄詩
譜序懲惡而勸善出于左成十四年

周南

集傳周國名鄭譜云南方諸侯之國也序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鄭譜云其得聖

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周國至之陽鄭譜云

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作南國也刪說後周國至之陽周召者

鳥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孔云尚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右稷至

是岐屬雍州也周宮言文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

其地大王遷於周原徙都于豐至米邑鄭譜云按文王受命作

之地為周公且使周公至諸侯鄭譜但云施先公之教於巴

召公爽之來地且使周公至諸侯所我之國鄭譜朱子說未

本於是至從化鄭譜云雍梁荆豫徐揚之人蓋三分至二焉鄭

云於時三分天周公相之至邦國鄭譜云周公作樂用之邦人

下有其二周公相之至邦國為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

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所以至法焉洪多豈必得於

女更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此待取法蓋其至子也刪說示序曰至之矣刪說

孔穎達云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

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

豐鄭樵云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

為按南樂名也程大昌說為確故小雅鼓鐘篇以南興雅籥並

稱可以見也蓋國風中獨周召可入樂故二國獨以南稱南有

孔云與說大武樂
象伐付事云武成
而分使周公左而
召公右明知周召
二公並在文王時已
受采矣

岐周至山縣
西寧州府
曲豆在
此山縣
至山北
大武即
所都
南方至諸
州
大武與之
州
四川所
府在至等州
廣元也及大武
之地也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即中

周召猶頌有周魯商程云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是也

序云開雝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駟虞之德諸

侯之風故繫之召公朱子取其說然開雝麟趾皆文王太姒之

為按南樂名也程大昌說為確故小雅鼓鐘篇以南興雅籥並

稱可以見也蓋國風中獨周召可入樂故二國獨以南稱南有

北者
殺伐
故居
子之
溫居
中必
生三
氣也
不加
也其
動不

與接抑人下當有邦國
二字或蓋禮上
亦有所謂禮用之
邦國者七字

德周公未嘗與其間姑以開雎一篇言之周公文王之子開雎
文王始娶之禮周公之德雖盛乎何得以此係之周公乎且風
者以其國土民風言豈有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乎况文王
生時服事于殷未嘗為王乎又鄭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
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孔云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朱子云南
二方諸侯之國也皆非是矣

何楷按序則開雎之始也所以周南而正夫婦也故南之附人與用之邦國為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是鄉大夫三年賓賓能之
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也燕禮是諸侯飲燕其臣子及
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合樂周南關雎是也

朱子云蓋其得之國中者至不敢以繫于天子也為按文王殷
諸侯何得謂之天子之國亦豈得有所謂方伯之國哉雖是追
叙之辭不宜如此也

生以月
集傳關

此引列女傳曲沃負之語按案匹之宗元見鄭玄周禮人春祭馬祖執駒注云通漢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買公羊云云謂春通駒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買公羊云云謂也楊子方言云駿

關雎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共饗于天也雎也德力未切求子猶也

集傳關、雌雄相應之和聲本毛傳原無雌雄相應之五字狀類

鳥鷺言如鷺故變諸說也生有定偶至蓋其性然也刪說洲

水中可居之地本毛傳原作水中可居者曰洲孔云釋水文窈窕幽閑之意本毛傳

也淑善也說文述匹也毛傳孔云毛傳之執字至深至也刪說

言其至別也刪說匡衡字稚圭漢宣帝朝射策甲科元帝建初年拜相

睢鳩毛傳爾雅釋鳥皆云王睢也郭璞云雕類也今江東呼之

為鷺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璣云睢鳩大小如鷓深目、上

骨露幽州人謂之鷓左傳郊子云少皞氏以鳥名官睢鳩氏司

馬也杜預云司馬主制

關雎

此引列女傳曲沃負之語按案匹之宗元見鄭玄周禮人春祭馬祖執駒注云通漢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買公羊云云謂春通駒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買公羊云云謂也楊子方言云駿

窈深遠也。窈深肆極也。楚辭云：眇兮窈窕，孔靜幽墨，暮靈光殿

賦云：旋室便娟，以窈窕為。按據此，窈窕本屋宇深邃貌，借以形

容淑女也。毛但云幽閒，其意可見。鄭云幽閒處深宮，亦未直以

宮室至。孔云窈窕謂淑女所居之宮。又揚雄王肅謂善心曰窈

善容曰窈，分窈窕為二義，并皆非是。

淑何楷云：通作倣。說文云：善也。為按淑善而兼和義，如淑氣淑

述何云：通作仇，匹也。怨耦曰仇，反言之也。

睢，韓詩爾雅左傳俱作鴟。述，禮記緇衣陸德明釋文前漢書俱

作仇。

為按詩人取興，其意本甚淺，而說詩者常失諸深，如關、睢、鳩、

取其雌雄之
有別，雖謂之
家語恐不必
拘何則，古人
論詩，諸見注
傳者，多義錯
處，取以解詩
乎，且此詩以
婦之習，象為
旨，未嘗言夫
之別，能有此
亦非正說

大抵取其洲與述相呼為韻，因言洲而言睢鳩，因睢鳩言關、

不過以少寓和樂之意耳。自毛以摯而有別解之，後人遂爭相

附和，務張皇其說。然毛鄭於比興二體，每屑：乎必求其義而

不措，皆牽強妄鑿，一無可取。至如謂蚣蝮不妬忌，雖精物理者，

豈能知之乎？皆過求義之弊也。如解此詩，亦其類耳。斷不可從。

假令其鳥有別禽獸之性，豈能得如人倫之美乎？況夫王太姬

之聖，而謂以此為比哉？然毛所謂摯者，猛摯之摯也，而鄭以為

其義無取於和樂，於是解為雌雄情意至之義，謬誤甚矣。

好，解云：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無子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雉之有別

言亦猶思無邪，雙三音澹浪自取之類，皆非本義也。

參差之貌 參短及之 何見之乎 其非可知矣

集傳 荇接余也 毛傳 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 上青下白 葉紫赤 圓徑

寸餘 浮在水面 陸璣疏 原莖作大 圓字 上有正字 面字作上 服猶懷 毛云 服 思之也 輶者轉

之半 至側者轉之留 刪說 見後

何楷云 參者二十八宿之一 其宿有三星 故借用為參伍之義

差說文云 貳也 差不相值也 陸佃云 三相參為參 兩相差為差

荇說文作若 云 荇余也 亦作接餘 爾雅云 荇接余 其葉荇 陸璣

云 莖白 葉紫赤色 正圓 徑寸餘 浮在水上 根在水底 與水深淺

等 大如釵股 上青下白 鬻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 脆美可案酒 顏

氏家訓云 今是水悉有之 黃華似蓴 莖根極長 江南人亦呼為

猪蓴 羅頴云 猪蓴與絲蓴並一種 春夏細長肥滑 為絲蓴 至冬

短 為猪蓴 此與鳧葵殊不相似 葉卷漸開 雖圓而稍羨 不若蓴

之極圓也 葉皆隨水高低 平浮水上 花則出水 黃色 六出 今宛

陵陂湖中 彌覆頃畝 日出炤之如金 俗名金蓮子 狀既似蓴 又

猪好食 或因是得猪蓴之名 但非蓴菜耳 鄭樵云 今謂之水荇

蔓鋪水上 故杜詩 水荇牽風翠帶長 凡草之可食者 皆以菜名

之 故荇亦名菜 嚴粲云 前 參差訓不齊 今池州人 稱荇為荇公鬚

蓋細荇乱生 有若鬚然 詩人之詞 不苟矣 前 蘇按 余少時 先子奉

或人說云 荇菜 其葉形近莖 處成歧 一長一短 為參差之狀 於今記

之 不知是否 今按參差蓋言散布水面而不齊整也

曹植公宴詩曰 列宿正參差 不必定是也 不齊整也 言

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毛同郭璞云感思也韻會一曰遠也又悠、行貌又悠、蒼天眇邈無期貌悠、旆旌閑暇貌

按悠字兼此多義皆在朱子但云長也似未盡

何楷云轉本作展說文云轉也轉說文云運也展轉反側展轉

而至于反至側也總之卧不安席之意萬按朱子云轉者轉之

半轉者轉之周反者轉之過側者轉之留雖似精其實本無此

義豐氏本側作仄後凡側字皆同

萬按從前諸儒皆疑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及琴瑟友之鐘鼓樂

之等之言以為近于婉故難屬之于文王於是紛、擬所作之

姚崇也本作港

及所為作之事皆未安畢竟學者不解人事欲務尊聖人却以

言所為作之事皆未安
萬按從前諸儒皆疑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及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等之言以為近于婉故難屬之于文王於是紛、擬所作之

外人做不到此、言
淑女為勝然君子好
之也亦未可知琴五弦

一節故取孔言其樂之大者也本孔樂則和平之極也亦一節

實詩本無此意刪樂之大者也本孔樂則和平之極也亦一節

采說文云持取也持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以指歷取也

毛云揮也釋言云毛舉也孫炎云皆揮菜也某氏曰舉猶拔

說文持取也
持說文云取易也
詩詁以指歷取也
毛云揮也
釋言云毛舉也
孫炎云皆揮菜也
某氏曰舉猶拔

姚集也本作港

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毛同郭璞云感思也韻會一曰遠也又悠、行貌又悠、蒼天眇邈無期貌悠、旆旌閑暇貌按悠字兼此多義皆在朱子但云長也似未盡

輓本傳展說文云轉也轉說文云運也展轉反側展轉

而至于反至側也總之卧不安席之意萬按朱子云輓者轉之

半轉者輓之周反者輓之過側者轉之留雖似精其實本無此

義豐氏本側作仄後凡側字皆同萬按豐氏

萬按從前諸儒皆疑寤寐思服輓轉反側及琴瑟友之鍾鼓樂

之等之言以為近于姚故難屬之于文王於是終、擬所作之

及所為作之事皆未安畢竟學者不解人事欲務尊聖人却以

聖人說為非人朱子斷然排之固非諸儒之所及也云此詩者

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言

尤得其實何楷則云太姒將歸文王思得淑女為媵然君子好

逌竟足匹配之言斷非妾媵之所能當也

集傳采取而擇之也萬按未知何所本琴五弦

或七弦呂氏春秋朱襄氏五弦世本廣雅伏羲氏五弦文王增二弦樂之小者也本孔朱欲

一節故取孔言其樂之大者也本孔樂則和平之極也亦一節深

實詩本無此意刪樂之大者也本孔樂則和平之極也亦一節深

采說文云持取也持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以指歷取也

采毛云揮也釋言云采、搯也孫炎云皆揮菜也某氏曰搯猶拔

說文持采二字
然義各別何楷
采搯猶拔
采、搯猶拔
采、搯猶拔

且從朱說則
屬與左右字不相

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搯是拔之義。鳥按朱子解芼熟而薦之，蓋本禮內則注，芼謂菜醲。疏云：用菜雜肉為羹之說。然是亦以菜和肉為羹之名耳。非熟而薦之，謂也。觀內則云：雉兔皆有芼，可見朱子必言之者，蓋亦其欲一節深一節之失耳。今按芼傳云：搯也。蓋與孫炎說同。然郭璞拔取之說，於爾雅搯也之言為切，當從之。

何指云 宮氏春秋云：朱襄氏之王天下，王建作五絃之琴。高誘云：王建，朱襄臣也。又琴操云：伏羲作世本說文皆云：神農所作，未詳孰是。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爾雅大琴

謂之離。郭璞云：二十七絃。山海經云：晏龍始為瑟。世本云：伏羲作瑟五十絃，或云四十五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又樂書云：朱襄氏使士達制五絃之瑟。後瞽瞍判五絃為十五絃，舜復益八絃，為二十三絃。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又爾雅大瑟謂之灑。郭璞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應劭云：今瑟長九尺五寸，非正器也。釋名云：瑟施絃張之瑟，然也。張萱云：郭注瑟二十七絃，邢疏據禮圖二十三絃，此二少三變之說，誤之也。夫五為中聲，三於五為不足，七于五為有餘，中

聲何繇得乎世或言朱襄氏使士達為瑟五絃瞽瞍判之為十
五絃夫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
多與寡皆不失五也漢武祠太乙作二十五絃之瑟宋太常樂
瑟亦二十五絃其有意復古乎故余因瑟而知舜之琴五絃者
亦其正也世傳伏羲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注以二十二頌琴
子三今世所用以七亦二變二少之說誤之耳先儒謂七絃之
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而可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為
鐘許慎云古者蚩作鐘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
五音又傳云黃帝令伶倫與營援作鐘樂書云**鼓**之制始于伊
耆氏小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

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大鼓而辨其
聲用以雷鼓：神祀以靈鼓：社祭以路鼓：鬼享以鼗鼓：
軍事以鼙鼓：役事以音鼓：金奏陳祥道云鄭氏謂房中之
樂不用鐘磬闕睢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
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

集傳孔子曰至學詩之本矣愚謂以下太上師古註太上居

鄭推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

惟闕睢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其樂不至于

不至于傷此闕睢所以為美也又云夫

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淫哀矣而不

尚如所傳也
謂左或如也
遂為大如也
者非也
為其聲謂之蓋
樂如哀而後
為至矣漁仲
以為樂者古
者恐未得之

以別其文義

何楷云按文王以中身受命以初載作

之計其娶太姒當在武乙之世

葛覃

集傳可為締紵者毛覃延施移毛中谷中也毛萋盛貌

毛云茂盛貌朱黃鳥陸璣云黃鸝留也鳥按灌木叢木也

子刪茂字非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啗和聲之遠聞也毛后妃

毛傳釋木孔云釋木又云木族生為葛羅願云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

何楷云施本訓為旗逶迤之貌借以為附麗纏繞之義

萋說文云艸盛也故毛傳以萋為茂盛之貌為按茂盛之言

猶可見草盛之義朱子去茂字不知何意

格物總論云鶯大勝鵠鵠黑眉嘴尖紅脚青遍身黃色羽及尾

有黑毛相湖三四月間鳴聲音圓滑陸璣云黃鳥黃鸝留

葛覃按李水名
無傳不形按李
能權古既切木
葉最生也本作
或作權通作
是李从木旁
為木形也

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否。

集 說文云。鳥在木上也。

啗 說文云。鳥聲。徐鍇云。聲衆且和也。

何楷云。子貢傳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按傳謂將歸寧而賦者。得之。惟傳增夫子之言。為狂妄可厭耳。若朱傳第謂此詩。后妃既成。締俗而賦其事。雖亦無害。但言告師氏一節。反無着落。思非詩意。春魯韓三家。又以為康王時詩。皆不足信。

集傳 漢。煮也。毛。原也。精曰締。麤曰紵。紵。厭也。毛。

為按白。此。也。南。以前。皆曰。王。后。曲。禮。天子。記。古。考。也。又。初。記。古。考。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黃。帝。四。妃。厚。氏。姜。氏。姬。氏。徐。氏。註。疏。云。妃。者。君。之。適。也。傳。云。陳。哀。公。之。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勝。據。之。則。后。與。妃。名。節。各。異。蓋。妃。之。稱。雖。無。異。界。之。異。然。后。可。稱。妃。不。可。稱。后。則。非。正。嫡。之。稱。耳。

故。傳。多。有。以。后。妃。并。稱。者。唯。詩。序。獨。有。之。竊。意。不。指。定。一。人。之。婦。備。言。后。或。妃。耳。後。儒。相。受。以。后。妃。稱。太。似。似。太。似。本。有。此。稱。者。蓋。由。序。而。誤。耳。

博雅 莫。茂也。何楷云。莫。本。古文。暮。字。今曰。莫。二。者。蓋。取。稠。密。

陰。暗。之。義。禹。按。何。說。未。知。是。否。

刈 說文。芟。草。也。徐鍇云。本作。刈。後。人。又。加。刀。作。刈。

澹 說文云。雨。流。霑。下。貌。釋文。以為。澹。也。何楷云。澹。者。治。也。蓋。以。

水。治。之。也。

何楷云。締。紵。皆。葛。之。成。布。者。孔。云。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締。

諸。侯。巾。以。紵。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締。下。紵。以。締。精。而。紵。麤。故。貴。

締。而。賤。紵。也。

斲 說文云。解。也。毛。云。厭。也。何楷云。夫。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

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后。妃。淑。性。自。爾。也。緇。衣。記。

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射數禮記爾雅豐氏本俱作射

集傳師女師也毛汚煩擗之鄭澣則濯之而已鄭原則作謂而已作耳一字

私燕服也毛害何也毛寧安也毛

內則云大夫以上師慈保三姆王安石云以今觀祭祀賓客之

禮琴瑟鐘鼓之樂房中之詩彤史之書非學何以能之

何楷云言告言歸告于舅姑與夫子也

汙毛云煩也鄭云煩擗之用功深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接莎

也

毛云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

見于君子共餘則私

禕衣揄袂
袂衣
禕衣

澣說文云濯衣垢也

鄭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何楷云禮服也

何楷云自薄汙以下皆后妃自審之辭語汙私服者以服之常

而垢多也澣禮衣者以服之少而垢少也

害通作曷音之近也說文云何也

寧通作寔說文云安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呂大圭云父母在

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是也

集傳此詩后妃所自作

后妃言作大姒

卷耳

集傳 泉耳葉如鼠耳叢生

如郭璞頌歌也

韓詩云頌歌也

懷思也

毛氏

卷耳爾雅以為苓耳廣雅以為泉耳幽州人謂之爵耳以其形

似鼠耳故有耳之號江東呼常泉郭璞云亦曰胡泉陸璣云葉

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

子婦人耳璫故又謂之耳璫艸也羅願云幽冀謂之檀菜或又

謂之常思菜一名菘一名羊負來

頌本頭不正之義通作傾說文云仄也韓詩云歌也荀子云卷

耳易得也傾筐易盈也

集傳 陟弁也毛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

病孫炎毛姑且也毛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孔

永長也毛

萬按毛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又曰石山戴土曰砥爾雅則曰

石戴土謂之崔嵬山戴石為阻二說相反初疑毛傳多據爾雅

則當以爾雅為正及按說文云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岨石戴

土也岨與砥同蓋高不平者石出也乃知崔嵬土山戴石之說

是也至砥則毛傳說文相符合可知其確也恐爾雅有誤

醜九經考異作瘰隋說文作頽

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

罍酒尊也顧起元云梁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古

之酌酒皆取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作犧尊在西字本作櫛形

似壺龜目刻雲雷象各罍取於雲雷故也大者受一斛韓詩言

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孔穎達謂天子以

玉經無明文士無飾言其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沈括云

余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

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乃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

者雷字也象回旋之聲皆一乃一◎相間

懷說文云念思也

集傳山脊曰岡毛釋山孫炎云玄黃至色也本毛兕野牛一角

青色重千斤釋獸云兕似牛說文云狀如野牛而青一有說下據郭璞羴羴觥爵也至爵也毛云兕觥角

玄黃按說說人
本作饒兇牛
可以飲者也其
狀如龍故謂之饒
徐云饒曲起
貌孔云禮圖云饒
升釋詩云饒受

公馬不能也四

人不能行曰
所自作能大也

玄黃按我馬云黃謂玄馬與黃馬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乘

玄四龍回馳北行魯頌駟篇有驥有黃是玄黃皆馬名也以其

毛色名也毛謂玄馬病則黃蓋本爾雅釋詁玄黃病也之文恐不足信

觥陸德明本豐氏本俱作觥兇獸名其角可以為爵即兇觥也

傷說文云創也創痛也

集傳石山戴土曰砮毛說瘡馬病不能進也孫炎毛云瘡病也痛人病

不能行也孫炎毛云痛亦病也吁憂嘆也毛云

砮說文作岨云石戴土也陸本作磳集韻作嶺嶺按可通也

瘡痛說文皆云病也升高必資馬馭馬必資僕

云何者自問之辭也吁說文云驚也玄黃按吁從毛為是

膠木

集傳木下曲曰膠木毛釋藟葛類刑猶言小君內子也刑說履祿

毛釋綏安也毛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序

說文云下句曰膠爾雅疏云樹枝下垂而曲也馬融韓詩本俱

作枓下同

藟徐鑑云葛蔓也又陸璣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萸也亦延蔓生

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又作苴苴亦名藟蕪本艸

注云蔓延木上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結青黑微赤冬惟凋

葉而根不死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薄又名千歲藟韻會注

云千歲藟即今言萬歲藤大者如筮冬夏不凋故从木其形蔓

修木

似艸故从艸在艸木之間也何楷云易詩左傳皆以葛藟二字連言未必兩物皆生一處况藟異字葛蔓之藟从艸似藟之藟从木鳥可援彼藟以解此藟乎爾雅按藟藟以興福履

爾雅陸德明云纏繞也

太宰純曰君子人之美稱通男女稱婦人曰君子豈小君內子之謂哉按邦君之妻曰小君卿妻曰內子若所稱君子是指士妻則晦菴將何以解之毛傳無解古義可見也

爾雅履爾雅釋詁福也釋言祿也毛從釋言然此履字與福連用則當從釋詁為是按祿亦福也

集傳荒奄也毛將猶扶助也鄭

集傳榮旋毛成就也毛說

爾雅說文作榮云艸旋貌

何氏小引云膠木南國諸侯歸心文王也自注詩以南有膠木發端與南有喬木南有嘉魚一例自是南國之人咏其所見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焉是也竹書紀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意此詩當于此時而作朱子從序說然後妃不可稱君子其謬明矣朱子又云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右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其牽強如此爾雅按此說未知是否姑錄備考南有膠木若自南國之諸侯言之不應自指其國為南也

若指文王國、當言西不可南是可疑也、恐南字當從朱子為
南山、蓋諸侯朝周、咏所見以起興也、

詩義折中比而賦也不下曲曰樛、蟲葛屬、纒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后妃有
祿、綏安也、樛木下曲而葛、蟲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后妃有

逮下之德而衆妾依附又能率衆妾以樂其君子故衆妾頌祝之願
文王與后妃皆受天之福祿也

草與苗雜曰荒、后妃不自有其崇高故衆妾亦自忘其卑下並育而不
相害也將助也思若或啟之行若或翼之助其德不止安其身也

縈繞也衆妾之愛戴后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成令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備且凡所將者皆底於成也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中之絲之保之將

之佑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逮下之德曰綏故頌祝之詞遞進也

蝻斯

集傳蝻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本陸后妃
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本序

蝻爾雅作蜚豐氏本作蠖毛傳云蝻斯蝻也孔穎達云蝻斯
蝻蝻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一名春黍幽州人謂之春箕何楷云

蝻斯蝻蝻春黍春箕音皆相似直轉而訛耳則知蝻斯是名也
孔云詵即蝻字說文云衆生並立之貌何楷云詵通作蝻陸德

明云說文作綦今按說文無綦字綦后妃不妬故衆妾得以生
子多則孫亦多矣故兼言子孫

振奮也謂奮起也重言之者見子孫衆多也

又按原斯皆
斯露斯皆
為助字則
助字亦似無字
要斯猶後世
鬼字耳

何楷云、風人贊美后妃意在言外、但言宜其子孫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繇不妬忌而致此也、通篇皆祝願之辭、時太姒尚未有孫、安得徑指其多、故知為祝辭也、思齊之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為按此詩蓋就其多男子、曰祝以其多孫也、

為按、薨韻會、公侯卒也、左傳疏、顛壞之聲、博雅、翦、飛聲、集韻、或作翦、通作薨、詩、蟲飛薨、豐本薨作翦、

何楷云、朱子謂一生九十九子、蘇轍謂一生八十一子、未知孰是、

為按、韻會、繩、衆多、又按魏都賦、殷、案內、繩、八區、徐彥伯

賦、繩、都人、濟、多士、皆衆多、解、可通、唯子孫繩、萬民靡不承、則似當為不絕貌、而解、然亦為衆多、非不通也、

集傳、揖、會聚也、毛、執、亦多意、毛云、和集也、

揖、豐氏石經本、作揖、何楷云、揖、通作輯、晉語、君輯、大夫就車、輯、或為揖、故知二字通也、車和輯、曰輯、故為和集之義、

執、說文云、藏也、何楷云、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為靜也、曰、執、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為按、何說未知是否、恐當通作秩、

二

桃夭

集傳 夭、少好之貌。

疑據說文通作

灼、華之盛也。

毛之子是

子也。

鄭箋出後漢廣篇釋訓

此指嫁者而言也。

本鄭婦人謂嫁曰歸。公羊周禮

仲春令至婚姻之時也。

刑說見後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序文

何楷云 夭通作杕。說文云 木少盛貌。徐鍇云 謂草木始生未幾

時得地力而先長大也。

灼 說文云 炙也。曰灼者 蓋言其華色盛如火炎也。

華 江東呼為芍。俗作花。亦作蓂。爾雅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然此

對文爾。若散文則草亦名華也。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

則容色廉。

按毛公亦以
秋為婚正
時故陳風東門
之揚甘帶傳云
女失時不違秋
也春為婚
也然則
去而始從耳
又云冬合男女
春頒爵位必
當年德皆
所謂順也

歸說文云女嫁也字从止从婦省

室家謂夫婦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左傳謂女有家男有

室孟子謂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是也

窮按周禮中春令會男女未必婚姻之正時家語云霜降而婦

功成嫁娶者行為冰泮農業一作桑起昏禮殺于世孫卿云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又序所謂婚姻以時

者蓋言二十三三十之時也

何楷云據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月令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于斯時也相奔者不禁蓋嫁娶自季秋至于孟春惟

其所用不拘其月此常禮也及至仲春而猶有男女之無夫家

者謂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則以媒氏會之使各盡所

欲雖奔猶不禁以事迫而禮簡不能如常昏為故曰奔

集傳黃實之盛也毛云黃實貌家室猶室家也毛

羅願云麻實謂之黃故古者朝事之遵熬麻麥以實之謂之麩

黃麻於植物中最為多子詩言桃李華色既盛又結子之多如麻

子然說文亦云葩某實或作麟音雖異而意同豐稷云一作蕃

不知何據也鳥按黃當通作墳親詰大也

實者富實之義故以為虛之對凡草木之結子皆曰實也鳥按

實从貝當以富實之義為正為草木之子者借也

陸云桃李更七八年便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實其實

言非但有華也。又嫁而有子。

集傳家人一家之人也。毛本

綦說文云草盛貌。故毛傳訓綦為至盛貌。通典作漆。豐本作蔞。何楷云家人謂一家之人。上而舅姑。中而妯娌。下至媵妾童豎。之屬皆處之。得其道。故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鄭按宜說文云所安也。玉篇當也。則毛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子解自不可易也。鄭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於字義則為諧。然至宜其家人不通。故變毛說以為家人猶室家非也。朱子乃云宜者和順之意。恐非本義。

何云取興于其葉綦者。陸謂能成其家。又以苾其所賴是也。何云桃夭。美太姒能脩婦道也。引申培說。以為此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以證之。又引子貢傳云。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云此於詩意得之。其綴以夫子之言。則實也。鄭按子貢傳申培說。皆後人偽作。不足信。然此詩以為美太姒。亦無害詩意。姑錄以博異聞。

詩義折中 桃夭行在國也 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 治國之道 無化使
國人皆齊其家而已 必國之皆能齊家 必國之皆能宜室 此亦政令之
致也 天子禮肅雍之德 后妃昭切寤之儀 禮之風俗 而通於教化 人秉
清淑之姿 戶成禮讓之習 然後少女子歸 皆能淑慎也 語其功化之感
至於一國之人 各齊其家 原其起化之由 不過一家之內 自修其身 知遠
之近 知風之自道 宜室宜家 術宜多乎哉

鬼置

集傳 置 罟也 毛云 鬼置 丁 楸杙聲也 毛 赴 武貌 毛 化行俗

美賢才衆多 雖置鬼之野人 而其才之可用 猶如此 序云 鬼置

也 闢睢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 鄭箋云 置鬼之人 鄙

賤之事 猶能恭敬 則是賢者衆多也 鄭按 朱子 禱取序及 鄭箋 其

詳見後 肅 說文云 持事振敬也 爲按 振 猶史記日者傳 顏色嚴振之振

爾雅云 鬼罟 謂之置

楸 通作楸 說文云 擊也 先擊檠于地中 然後張置其上

赴 說文云 輕勁有材力也

干 通作戣 說文云 盾也 孫炎云 干 盾自蔽扞也

此肅之聲 蓋整肅
之意 與肅同
羽同

鬼置

何楷為小引。兔道美周才多也。自注。子貢傳謂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而申培說則直謂文王聞太顛闕大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蓋依附墨子之說。墨子云。古者聖王列德而尚賢。雖在農旅工肆。有能則舉之。故堯舉舜于服澤之中。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九州成。湯舉伊尹于庖厨之中。其謀得。文王舉闕大泰顛于置網之中。西土服。金履祥云。此事於兔置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計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闕大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烈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于城。好仇腹心者歟。愚按詩專以武夫為言。墨子之說似若可信。若胡毋輔之謂闕大樵于山與獵者。

又按兔置特取其南。然而兔不其南。以為兔。不心見其物而起。兔不兔。則必今日行亦通。

爭路被執。纏以兔網。文王救而得解。則鄙俚無稽甚矣。篇中詠公侯當在為三公之後。史記曰。紂以西伯九侯鄂侯為三公。而竹書紀殷帝辛元年。命九侯。邰侯。則文王之為殷三公。在此時也。愚按何氏之說。本序說。以墨子金履祥之說證之。雖如可信。然以武夫目闕大泰顛。終屬未安。今按此詩。蓋言田狩講武之事也。兔置田狩所用之物。武夫從田狩之武臣。詩人據所見起興。以美文王得士之多也。或云。鄭玄以降皆云。兔置之人。可以為干城腹心矣。歐陽修遂曰。兔置之人。肅整使兔不能越逸也。段使敬勤其業。均是聖世一兔置。詎足貴之乎。若其人果可令干。

城腹心乎。則涓涓之鈞，傳巖之築，不多讓矣。却是野之遺，安得謂聖化乎？詩人之言，雖曰溢美，不容如此得之矣。

何楷云：化行俗美，又與武夫之咏，不相肖。

集傳：達九達之道。毛釋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于城

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舊按：聖人之耦，非詳所出，則非以下刪說見後。

何楷云：施者，旗逶迤之貌，故借為敷張之義。

逶徐鍇云：高土也。或通作施。說文云：九達道也。爾雅云：九達謂

之逶。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中逶謂九道適中之處。鳥

按：逶本高土之名，其為九達之道者，通作施也。非本訓也。此詩

施兔置宜於幽陰之地，故下文又云中林是也。九達，三道人馬

所往來，非狐兔所隱，當從徐鍇高土之說為正。

太宰純云：古詩疊章者，所以反覆詠歎也。疊章則必換韻，換韻

者未必有異義焉。特其辭時有淺深輕重耳。然亦偶爾也。晦菴

說詩必欲使其義一章重一章，乃過求義理之病也。鳥按：不為

腹心，則不足為好仇，不為好仇，則不足為干城。非語有深淺。

集傳：中林，中毛則又至已也。刪說見前

苜蓿

集傳苜蓿車前也

毛云苜蓿馬芻也。苜蓿馬芻，艸文也。

大葉長穗好生道

旁

郭璞原

或曰其子治產難

陸璣草

陸佃云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在有之故苜蓿卷耳之

詩正言此二物苜蓿一名馬芻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

好生道邊及牛馬跡中故曰馬芻車前當道也一名牛遺陸璣

云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何楷

云按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蓋以

其性大滑毛萇陸璣皆取之以此為樂有子之證尤屬鄙淺不

經或又引本草云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今考神農本草經之語第

云車前子味甘寒無毒主氣癰上痛利水道小便除濕痺久服
輕身耐老初無宜懷妊之說至唐本餘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
說而附會之也滑伯仁云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則精滑而
易痿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又周書王會篇芣苢
本作桴枹及山海經雖云芣苢食之宜子然謂其出于西戎又
指為木名綴使果有之亦別是一種未可便指為此之芣苢也
集傳掇拾也毛說文云拾取也將取其子也毛云將取也烏按
其說文云取易也詩詁云以指歷取也烏按不必其子
集傳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毛云結執衽也釋
而扱其衽於帶間也毛云扱衽曰襜釋襜以衣貯之

爾雅說文皆云執衽謂之結孫炎云執衽者持衣上衽從指
舉衣衽之一角也說文云以衣衽扱物謂之襜李巡云扱衣上
衽于帶中矣烏按扱楚洽切與挿通

韓嬰詩序以為傷夫也劉向列女傳云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
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適人之道一與
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草雖
其臭惡猶始于將采之終于懷禩之浸以益親况于夫婦之道
乎彼無大故又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何
楷據此說以為小引云芣苢蔡人之妻傷夫也自注又引冉伯
牛有惡疾故文選用其事而曰再耕歌其芣苢蓋相傳舊矣烏

按此說恐是後人所偽托未足信姑錄以存異

詩義折中若官室家和平也觀其婦子間而無事比隣耦而無猜多寡隨其行得作止任其自然所謂皞皞而不知為之者歟是故桃夭女子能宜猶有和之心也若官則忘其和矣無心而相與矣兔置之野人能爾猶有敬之迹也若官則忘其敬矣無事而天遊矣治至於無事化至於無心此曠古所希有而無奇也仍本於人君之敬而已中庸詳言之矣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之敬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民之和也篤恭而天下平則君不顯其敬而民亦不顯其和矣是故君德至於無聲無臭則民風極於不諱不知此謹幾慎獨之實功初非倖邀天眷而致此也

漢廣

集傳上練無枝曰喬毛云喬上練也思語辭也毛原無如大堤之曲可

見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泳潛行也毛云潛行大泳永

長也毛釋詁同方桴也本毛原作桴桴音同釋文

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爾雅云句如羽喬下句曰枓上句曰喬又

云小枝上繚為喬注云樹枝曲卷似鳥毛羽細枝皆翹繚上句

者名為喬木枝下蟠則陰廣上繚則陰少

徑丈息字當依韓詩作思豐氏本亦作思

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永說文云長也並与尔雅毛傳同

方說文云併船也尔雅以為泂也方言曰泂謂之泂泂謂之筏

秦晉通語也。郭璞云：木曰榦，曰棗，小棗曰澣，亦作符。又作
梓，或作柎。

何云：泳，以絕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嚴粲
云：江水尤深濶于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永薛君章句作漾。說文作兼。何楷云：今按從此則廣泳兼方四
字皆成韻。

集傳錯雜也。毛楚木名，荆屬。

翹。說文云：尾毛也。何云：錯薪中之高者亦如之。故云翹。

薪。說文云：莧也。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
束，謂之柴。左傳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以此證薪。麗大

可析之物也。豐道生云：新古文作亲，从木定意，而以辛讀声。

小篆加斤，以斧析木也。隸借為新舊字，而加艸為薪，謂或艸或
木皆可以析為薪也。然古新舊字本从見，而以亲諧聲，窺戚字

从家省，而从親會意。言一家之窺，常見如新，無厭憎也。自借新
為親舊字，不知有窺為七斤切，新亲皆柴薪字。六義遂晦。

楚木名，一名荆。廣志云：牡荆，蔓荆也。罔經云：牡荆即作薑，杖者
枝莖堅勁，作料不為蔓生，故曰牡。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荆莖

高四尺，對節生枝，秋結實，班黑如梧子，大而輕虛。沈括云：揚州
宜陽，荊州宜荆，地名，因此荆或楚，亦荆木之別名也。

秣，食馬穀也。馬所以駕車，士昏禮：壻親迎，至婦家，婦下車，則壻

授綏御輪以行

集傳

萋萋也

馬

郭璞

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陸璣原魚

音字

爾雅釋草云購萋萋郭云高萋萋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

用美魚也陸璣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

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

茹羅願云今古以為珍菜

許慎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孔穎達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

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六尺以下曰駒

范景文云王者不易民而治此類是也望見端莊靜一而

嗟歎之不足其人亦賢者也

鄒忠胤云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為楚宮有饒

簋殮之為小東也

汝墳

集傳導循也

毛墳大防也

毛釋

枝曰條幹曰枚

毛說文云條小枝也枚幹也

怒饑意也

毛

調一作輜重也

本釋文原作重載

何楷云汝水名說文云在弘農盧氏水經以為出河南梁縣勉

鄉西天息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地理志以為出高陵山酈道

元云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山又言出盧氏縣

還歸山博物志云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方志參差遂令

尋其源流今汝水出大孟山黃栢谷巖嶂深高山岫邃密石徑

崎嶇人蹟裁交西即盧氏界也朱子云汝出天息連蔡頴川入

淮

何云爾雅釋丘云墳大防李巡謂崖岸狀如墳墓心之防也
周禮注云水厓曰墳故楚辭云登大墳以遠望則此汝墳謂汝
水厓之高土或謂即陶丘鄉是也一統志云汝墳城在河南
陽府葉縣境內漢書注豐氏本俱作瀆按爾雅江有沱河有灘
汝有瀆汝別也孔穎達云彼瀆从水此墳从土伐薪宜于厓
岸大防之上不宜在瀆汝之間

條小枝也枚榦也俱見說文戴侗云條枝之脩達者也枚條之
搏直者也徐鍇云條自枝而出枚自條而出為按條枝枚榦說
文毛傳俱有明文而戴徐二說皆不合未知何義

何云怒據爾雅說文兼飢餓憂思二義孔穎達云怒之為

此詩者
作與若為賦
則此婦人遵汝
墳而伐條故心
不然

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
之狀故舍人云恚而不得之思也怒韓詩作惱陸德明本作慙
為按詞釋文云又作朝廣韻重載也朝从車故為重載之義
朱子從釋文而刪載字恐非本義說文豐氏本俱作朝韓詩作
朝毛鄭皆以為朝也

集傳斬而復生曰肄毛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毛說伐其枚至踰年
矣為按亦便韻耳恐無此意刪

孔云左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祀夏餘也是
肄為復生之餘也

既者已事之辭

棄說文云捐也

集傳頽赤也魚勞則尾赤毛父母指文王也刪說孔甚毛邇近

也改毛是時至之後刪然文王之德至甚近刪並說見後

頽本作經說文云赤色也爾雅云再染謂之頽郭璞以為淺赤也

養生經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張子云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孔穎達云左傳如魚頽尾衡流而方羊喬為鄭氏謂魚肥則尾赤以喻削贖淫從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羅願云二說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說文以魴為赤尾魚非是鳥按說文既云魴赤

尾魚而左傳如魚頽尾衡流而方羊喬為并非謂魚勞也然則魴魚頽尾但取其赤色以畧况火之色亦未可知也

何燬爾雅說文皆云火也以物入火中即毀壞故言燬也又按齊人謂火曰燬楚人名曰燥吳人曰煨此方語各不同如燬言紂政酷烈如火焚物也楷何

鳥按父母毛無解鄭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可見毛鄭皆以父母為其夫之父母何等明白既歸則與父母俱居謂之父母孔邇豈不是乎諸家謂指文王者皆非也何楷亦同朱子說云汝旁去周殊遠而云孔邇其人遠而澤近汝旁去紂都朝歌

皆歸心于文王，則不止三分有二而已。強解如是，偶說之非也。

列女傳則云：周南之妻，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于歷山，渙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事，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罹于蔚羅，麒麟不入于陷阱，蛟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

乃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于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愚按是亦以父母為其夫之父母，又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帶就孝廉之舉，其意亦可見矣。朱子所引一說，蓋本列女傳。

麟之趾

集傳麟麇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麇身牛尾出說文及陸璣疏又公羊傳有麇而謂之

文馬蹄出京房易傳毛蟲之長出大戴禮趾足也毛釋麟之足至不履生蟲陸璣振二

仁厚貌金斯篇于嗟歎辭毛麇身至馬蹄上見

說文云麒麟獸也麇身牛尾一角麇牝也鹿麟大牝也何云據

說文則字當作麇經傳中麟麇通用陸璣曰麇身牛尾馬足黃

色圓蹄一角、崑有肉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公羊傳云有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我孰為

來我京房易得云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尺大戴禮

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禮運云麟以為畜則口不食

詩麟作麋

趾本作止。說文云：下基也。象艸木出有止，故以止為足。豐本作止。振，說文舉救也。从手辰聲。一曰奮也。韻會震韻之及切。又真韻之人切。振，盛也。禹按毛於螽斯篇云：仁厚也。麟趾則云：信厚也。殷其雷，同之。朱子於螽斯云：盛貌。麟趾云：仁厚貌。殷其雷云：信厚也。本無一定之解，恐難據信。按史記日者傳：褚先生云：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此振字似所謂仁厚信厚之貌。左傳均服振，詩振，鷺則似象盛貌。蓋振有止義，有收義。詩振旅，闐，鄭箋云：猶止也。又禮記中庸：振河海而不波。註：振，猶收也。是也。止也。收也。則有慎重嚴整之意。故為厚也。廣韻：烈也。整也。亦以

之也。又有奮振之義。楚辭振衣是也。故為盛義。

集傳麟之額至抵也。

刪說見後

定爾雅作顛，云顛也。毛傳同之。

禮玉藻云：子姓之冠也。注謂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朱子云：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蓋據此。

禹按：謂麟之趾定角者，言麟無所不仁厚。朱子必就額求其義者，非也。太宰純曰：言麟者，比興也。必言趾者，協韻也。首章言公。子。此章欲言公姓，故先言麟之定，以起韻也。豈有意義乎。下章倣之。

集傳麟一角，

端有肉。

陸璣即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武而不用。

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白虎通云族者湊也聚也思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
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集傳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故復以

是終焉刪說見後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於文王詩序以下皆然

野按麟之趾篇朱子以為詩人以麟之趾興公子然則言麟者

殊借以為興而已非謂實有麟而至也至此忽云王者之瑞有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乃如有真麟而至者何哉蓋欲必使詩篇

次齊整故有此說耳

詩疑卷之一終

○世考半以上世本古義皆指頭シテケクエヘ首ニ何指云ト
○世考下ノ數事ヲカス半以下ハ卷終ノ重クイトイテ
○世考ノ例ヲヤメタルニ事々皆何指云或何ト云テ
○世考ノ書例一ナラズ亦及ルニイトマラス也他リ宜歸
○世考ニ出書ノ付ル所亦雅說又タハ疏ニモセタルハカリ
○世考ニ出書ノ付ル所亦雅說又タハ疏ニモセタルハカリ
○他ノ詩經ノ注ヲ改名曰詩經集注刪補朱傳第
補

本文ヲ下ニ音義字ノ異同ヲ注或異同ハ首ニカキテモマシ

トカキテ下ニ朱傳ノ用ニキリ上テ

トカキテ下ニ朱傳ノ用ニキリ上テ

トカキテ下ニ朱傳ノ用ニキリ上テ

110X
584
11
1